

他潜伏了整整六年，众多亲密战友在面前牺牲，
只是为了这最后一次的出击。

最后的较量

朱昭宾 陈凯◎著

最后的较量

朱昭宾 陈凯◎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后的较量/朱昭宾,陈凯著. —北京: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2010.7

ISBN 978-7-5125-0057-0

I. ①最… II. ①朱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11457号

最后的较量

作 者 朱昭宾 陈 凯

责任编辑 艾 迪
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20mm 16 开
22 印张 400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
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25-0057-0

定 价 32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100013

总编室:(010)64270095 传真:(010)64271499

销售热线:(010)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(010)84257656

E-mail: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和敌人战斗需要付出代价，有的人流血，有的人牺牲，有的人叛变。而他要做的，就是以自己并不喜欢的方式和姿态，潜伏在敌人的心脏。

六年的等待之后，任务终于来了……

引子

夜。细雨。灯火迷离。

滨江南岸古镇容城，冷清、萧杀。

静谧的街道空无一人，稀疏的雨滴从街道两边屋檐下缓缓落下，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。突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小巷深处传来。一个黑色的身影像灵猫一样在小巷中穿行……

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容城站院内树影婆娑，气势森严，二层法式小楼的窗口透着阴森的灯光。这时，天际划过一道闪电，一声炸雷惊魂夺魄，紧接着一声骇人的惨叫刺破了夜空。

刑讯室内，一名遍体鳞伤的地下党员昏倒在铁制的几案上，发出“砰”的一声。保密站行动组组长沈腾走向前，一边撕开男子那沾满血迹的上衣，一边发出诡异的冷笑。他一招手，从一个特务手中接过一把匕首，随后将闪着寒光的匕首顶在男子的腹部……

保密局容城站侦防组组长戴天明匆匆来到保密站大门外，他就是刚才在夜雨中穿行的“灵猫”。他的另一个秘密身份——中共地下党员。代号：风筝。

几缕雨水从戴天明俊朗的面颊上缓缓滑落，沾湿了那身笔挺的国民党军官服。他目光忧伤，满脸焦虑。

此时，一声更加凄厉的惨叫声从二层小楼里传来。

戴天明停下脚步，抬头朝二楼望去，窗口映出几个晃动的身影。

保密站突然静下来，除了沙沙的雨滴声，仿佛一切都凝固了。一丝不祥的预感划过戴天明的心头，他心里一紧，急匆匆跑步上楼。脚步刚刚在刑讯室门前停下，门突然开了，他不禁愣了一下。

一个白色的托盘被沈腾端了出来，托盘上是一个沾了些许血迹的蜡纸团。戴天明扫了一眼托盘里的纸团，外表冷漠，心里却是一阵绞痛。

沈腾和两名特务护卫着托盘，直奔保密站站长办公室。

刑讯室内空无一人，一具尸体覆盖在白色的床单下，腹部上的床单已被鲜血染红。戴天明心情沉重地走向前，缓缓拉开床单，只见死者遍体鳞伤，双目怒睁。戴天明伸出手，将死者的双眼闭合，又把床单缓缓拉上。

眼看着自己的同志在自己的面前倒下，自己却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愤怒、悔恨、心痛……一下子涌上戴天明的心头。他的手滑向了腰间的枪，真想拔出手枪为自己的同志报仇。可严峻的现实不允许他这样做，他想到“不死鸟”对自己下达隐藏的任务和嘱托。

“隐藏！”

六年来，他的心里只有这两个字；六年来，他身边没有一个自己的同志；六年来，他没有接到一件上级指示的任务；六年来，他就像一枚被遗忘的棋子……

他最大的任务就是“隐藏”！

戴天明顿时清醒了许多。他把身体靠在墙壁上，努力调整着自己的情绪，然后整理了一下身上的军装，瞪着血红的双眼走出刑讯室。

来到卫生间，拧开水龙头，戴天明疯狂地用水冲洗着自己的脸。随后，他慢慢抬起头，双目怒视着镜子中的自己，久久不愿离开。镜子上有水珠缓缓流下，仿佛那是他自己的泪水。

夜色低沉，乌云低垂，细雨纷飞。

国民党保密局容城站站长办公室内亮着灯。刚刚接到“容城要塞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委任状”的尚九城，站在巨幅蒋介石画像下，仔细端详着委任状，一脸志得意满的神情。

一阵电话铃声骤然响起。尚九城看了一眼桌上的电话，将手中的委任状随手丢在一边，伸手拿起电话：“我是尚九城。是月桥啊！你已经到容城了？爸爸一会儿还要参加一个会议，我先让戴天明去接你……”

“爸爸，我……”

女儿的话听上去既亲切又陌生，尚九城眉头一皱：“什么？你不是一个人？解除婚约了？胡闹！月桥，你和戴天明是有婚约的，你的未婚夫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戴天明……”

听到女儿跟戴天明解除婚约，尚九城脸色随之阴沉下来。“简直是胡闹！”他火冒三丈，对女儿的任性大为不满。

这时，沈腾走进站长室，他将托盘放在尚九城的办公桌上，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。“报告站长，东西取出来了。”

看到尚九城生气的样子，沈腾恭恭敬敬，不敢有一丝怠慢。

尚九城调整了一下情绪，俯身趴在托盘上，仔细端详着带血的纸团，然后用双手小心翼翼地将纸团打开——上面有一些或清晰或模糊的针孔刺字。

“手术很成功。”尚九城冷笑了一声。

戴天明从卫生间出来，一副冰冷的面孔，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他轻轻来到尚九城办公室门口，停下脚步，竖起耳朵，聆听屋内的动静。

“零点行动，一个不留！”尚九城一脸威严地向沈腾发布命令。

尚九城说完后，看了一下手表，转身向门口走去。作为新任情报处处长，他要去参加容城要塞司令黄国兴主持的一个会议。

站在门外的戴天明一点也没意识到尚九成正向门口走来。房门被刷地拉开了，戴天明内心一惊，表面上却反应神速，立即向尚九城敬礼，随口喊道：“报告站长，小姐的住处安排好了。”

尚九城没有理会戴天明，急匆匆大步下楼，沈腾和两个特务紧随其后。

来到院子，戴天明为尚九城撑起一把伞。尚九城猛然转身，怒视着戴天明：“你和月桥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戴天明默默地看着尚九城，满脸无奈，一言不发。

“回答我的问题！”尚九城满脸怒容，狠狠地盯着戴天明。

“站长，有一个人我始终忘不了。而月桥的心里也有一个人放不下，所以我们就在三个月前分手了。”戴天明知道无法再隐瞒，只好把实情说了出来。

尚九城转过身，打开车门，坐进车里，然后向车外的戴天明命令道：“今晚零点行动，你和沈腾分头行事。”

戴天明和沈腾向尚九城行了个军礼，齐声喊道：“是！”

尚九城的车出了大门，向要塞司令部驶去。戴天明转过脸，看了看沈腾，沈腾将纸条在戴天明眼前晃了晃。

“身份确认了吗？”戴天明试探着问。

“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共军兵临城下，战事一触即发，这个时候杀几个地下共党还管得了真假？”沈腾说完，发出一声冷笑。

长江北岸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兵团临时指挥部，破旧斑驳的墙上挂着一张硕大的军事地图；一个巨大的沙盘摆放在屋子中央，数支蜡烛在沙盘周围轻轻摇曳。

兵团司令员、参谋长等十几人疾步走进屋内，围在沙盘前。司令员拿起一把尺子指着沙盘上的容城说：“容城要塞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军事要地，是攻取南京的捷径，也是进军沪杭地区的大门，更是国民党长江防御的重中之重。如果我们正面进攻这座铜墙铁壁，势必会两败俱伤……现在，四十八小时过去了，大伙的作战方案都准备得怎么样了？”

众人不语，神情凝重。

通讯员在门口喊道：“报告首长，华中工委派来的林敬修同志到了。”

“老林？”司令员眼前一亮，发现这个华中工委驻容城地下党组织负责人，原来是多年前一起并肩作战的老战友。

司令员急忙站起来，向前迎接。众人纷纷起立，热情地围了上来。

司令员、政委、参谋长三人听着林敬修陈述作战计划，个个聚精会神，神情凝重。司令员手中的香烟拖着长长的烟灰，他不时皱起眉头，忽而又舒展开来。

“……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，因势变幻是这个计划的基本特质，而弄清国民党容城江防部署、控制容城要塞炮台仅仅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。我们最终目的是要干扰迷惑敌人视听，扰乱敌人的军事部署和战略决策，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。三位也发表下你们的意见吧！”林敬修讲完作战计划，用征询的目光看着大家。

政委赞许道：“这个战略蒙蔽计划构思之妙，难度之高，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。正所谓上攻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下攻城，要我看完全可行。”

林敬修笑了：“在这儿我也不瞒各位，华中工委已经将这个计划向总前委的首长汇报过了，首长们很支持。”

“既然总前委首长都认可了，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，你就说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们吧！”司令员对这个作战计划十分满意。

“不是配合，应该说是领导。根据华中工委指示，为了在军事行动上密切协作，决定临时改变隶属关系，由我带领的容城地下党小组的一切行动由你兵团直接领导。”林敬修把华中工委指示陈述了一遍，接着补充说，“我明天就动身去容城，那边由我亲自组织实施，什么时候需要部队配合，我随时通知你。对了，我这次还给你带来了两名高级报务员，到时候咱们用电台联络。”

“好啊！有了电台就等于咱们有了一双顺风耳！”司令员拍手叫好。

“老林，这个计划的代号是什么呀？”政委询问道。

“容城是一个盛产桃花的滨江古镇，总前委的首长把这个计划命名为——花海流连。”

容城要塞司令部会议室内灯火通明，气氛凝滞，十几位国民党军政要员各个正襟危坐，表情如泥雕般庄重。国民党容城要塞司令黄国兴身后是一张大比例尺的长江防御图，长江在地图上被标成深蓝色，格外醒目。

黄国兴站起来，扫了一眼在座的各位，厉声道：“诸位，我容城要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，也是共军妄图进军南京之门户。容城一旦失守，我们必将成为

党国的千古罪人。虽然容城的防御体系已博得汤总座的褒奖，但我等依旧不可掉以轻心，还需精诚团结，并肩御敌！”

容城炮台总台长仇江霆起身，信心十足地向黄国兴保证：“司令请放心，只要共军敢渡江，我就用大炮将共军的小船轰个粉碎，用共军的尸体填平燕尾滩。”

黄国兴不放心地看了一眼仇江霆：“嗯，容城炮台是容城整体防御的火力支撑点，你不但要充分发挥其效应，更要防范容城地下党的秘密破坏。”

“是！”仇江霆回答得干脆，信心十足。

“对了，那个新任情报处长什么时候到啊？”黄国兴追问了一句。

“报告司令，一会儿就到。”容城要塞司令副官管少鹏起身回应。

夜雨渐渐停了下来。尚九城的车缓缓驶进容城要塞司令部大门。

尚九城第一天上任情报处处长，便破获了中共的地下组织，浑身透露着居功自傲的神气。他对黄司令不派人迎接有些不满，于是很不高兴地命令司机胖奎按喇叭。

黄司令正在与下属开会，突然一阵刺耳的汽车喇叭声传来，令他十分不悦。

尚九城在车上坐了一会儿，依旧没有等到来接他的人，便愤愤地下了车。他站在司令部大门前，四下扫了一眼，一个接他的人影都没有，心里不禁十分恼火。

他压制住心头的怒火，努力堆出一脸笑容，昂首挺胸地来到司令部会议室，满面荣光地坐在黄国兴的一侧。

“俗话说，能叫唤的战马，不一定是好牲口，看来这话在你尚九城这儿得改改了。”黄司令与尚九城向来不和，对刚才鸣喇叭明显感到不满。

“黄司令这话怎么讲？”尚九城满脸傲气，故意装糊涂。

“尚站长的座驾真不愧是德国造，喇叭声音大得整个容城都能听得见。”黄司令话里话外带着讥讽。

“黄司令，过奖了。”尚九城故意客套。

“尚站长，我听说，你刚刚在我的司令部里抓到一名共党，如果那个人真是共产党，麻烦你给我送回来，我要亲手毙了他；可如果不是，那就得请尚站长给弟兄们一个交代了。”黄司令对这位保密局容城站少将站长一点也不客气。

“那个人我不能给你送过来了，因为他已经死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黄司令听到这个消息有些惊讶。

“这个人是共党驻容城九号联络站的交通员，在他的身体里我们缴获了一份容城地下党的名单，一共十几个。大战在即，这么多地下党潜伏在我们身边，

想想都让人害怕!”

“容城哪儿那么多的共党啊?”黄司令听尚九城这样说,有些不满,这分明是给自己的辖区抹黑。

“很多,他们无处不在、无孔不入、无所不能,您没看见他们,那是因为他们没把“共党”两个字写在脸上。”尚九城对自己挖出来的情报,很是自得。

“哼!”黄司令不屑一顾。

“黄司令,为了防范容城地下党对江防工事的破坏,我会全力协助您尽快肃清容城地下共党。”尚九城心里骂着这位司令草包,表面上却是一副忠诚。

“越俎代庖的事情,我看尚站长就不必了!”黄司令对尚九城一向不满,这次也不例外。

尚九城听到黄司令这样说,满脸不悦地将手里的委任状推给黄国兴。黄国兴一看委任状,心里有些吃惊,没想到新上任的情报处处长竟是尚九城。

尚九城心里骂黄司令瞧不起自己,嘴上却说:“作为司令的新任情报处处长,协助司令共同剿共,是尚某职责所在。”

黄国兴冷着脸说:“尚站长屈尊兼任我的情报处处长,我可谓是如虎添翼。尚站长,那就有劳你了。”

这种官场上的客套话,尚九城早听腻了,他起身告辞:“司令不必客气,为党国尽忠职守,是我等份内之事。司令,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一步。”

“不送。”黄司令的语气十分冷淡,他实在看不惯尚九成满身傲气。

“司令,今晚睡觉最好关好窗户,不然的话您会闻到一股血腥味儿的。因为剿共行动今晚开始,整个容城都会刮起一场腥风血雨。”尚九城一想起今晚的行动,会给他带来荣升的资本,便多了几分得意。

尚九城走出会议室没多远,仇江霆向黄司令抱怨道:“妈的,这个尚九城也太猖狂了。”

司令员、政委和林敬修经过几道岗哨,来到设在指挥部后院的电报室。司令员四下打量着房间,对电报室的环境很是不满:“这儿的条件也太差了。”

“这里比较隐蔽,也安全。另外是为了传输情报方便,指挥部就在前院,三两步的事儿,电报就能到你的手里。”林敬修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
厢房内电报的滴答声不绝于耳。华中工委高级报务员彭旗(代号:风车)正在认真收报。兵团电报室机要员单晓楠等几名报务员也在忙碌着。彭旗撕下记录着电码的便签走到林敬修跟前,随后向司令员、政委敬礼。

“有什么消息吗?”林敬修问道。

“风笛在今晚八点钟已安全抵达容城。”彭旗汇报。

林敬修向彭旗命令：“让他尽快和风标取得联系，越快越好！”

彭旗答道：“是！”

一阵滴答滴答的发报声约隐约现。华中工委驻容城报务员顾小磊（代号风笛）正在利用隐蔽在衣柜里的电台发报。

街道上，一辆国民党电台侦测车幽灵般地慢行在静谧的街道上，忽强忽弱的电波信号隐隐传来。

这时，突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顾小磊顿时警觉起来，立马将电台隐藏起来。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一名清秀素雅的女子走了进来。她就是尚九城之女尚月桥。

“小磊，小磊……”尚月桥轻轻地喊着，悄悄走进套间。

关好衣柜的门，顾小磊转身整理着自己的领带。

顾小磊对外的身份是省报的记者。看见月桥正向自己走来，便回答：“是。”

“我的大记者，以后听到我喊你的名字要答——到。”尚月桥见到顾小磊分外兴奋。

“顾小磊。”

“到！”

“顾小磊。”

“到！”

“这还差不多。”尚月桥笑着走上前，突然把顾小磊拥抱在怀里。

尚月桥和顾小磊来到窗前，两人欣赏着窗外的夜色。顾小磊想起还没有发完的电报，便不时看看表，一副焦急的样子。

尚月桥拽着顾小磊的胳膊，撒娇说：“要不是因为你固执，我们现在肯定是坐在旧金山的海滩上吃螃蟹呢。你知道吗？那儿的街边有很多小吃摊，每个摊主的手里都拿着一根小木棍，知道干什么用吗？是用来敲打螃蟹的……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电报还没发完，顾小磊想把尚月桥支走，便说：“说起吃的来，我还真有点饿了。”

“走，我带你去吃夜宵。”

“你能帮我买回来吗？我想把那篇稿子写完。”

“一起去吧，不是很远。”

“那篇稿子很急，明早必须发回南京，要不然我们社长会骂娘的。”

“那好吧，我的大记者，本小姐就替你跑一趟。”

尚月桥转身走了，顾小磊匆匆回到套间，打开电台，继续发报。

保密站大办公室内烟雾缭绕，众特务散坐在各处擦枪、吸烟。戴天明一边往弹夹里压子弹一边看了看墙上的挂钟。墙上的挂钟指针指向晚上 11:59 分。众特务起身。沈腾对众特务命令道：“站长指示，一个都不许留！”

夜幕下的容城街道，阴森、诡异，萧杀之气四伏。数十名保密站特务，在沈腾、戴天明的带领下，奔袭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。沈腾和戴天明各带一路人马，在一个十字路口兵分两路，向地下党活动的地点包抄过去。

沈腾带着数人包围了茶庵路的一间平房。沈腾一脚踹开门，数名特务冲进去，一番扫射后，特务们打开了手电筒。

一缕灯光照在沈腾的脸上，他擦了擦脸上的血迹，看着床下的一只鞋，便提枪走了过去，他摸了一下鞋子，略有余温。他一把掀开床板，床下一块木板显现出来。沈腾摆了摆手，众特务便冲着木板一阵疯狂扫射。

这时，天府东路一间昏暗的小屋里，灯光摇曳。

戴天明带着特务们迁回靠近小屋，他向四周看了看，示意众特务分散包围。他一个人跑到屋后，发现一根掩藏在后窗下的小绳，戴天明轻轻拽了拽。屋内，一个小小的铃铛响了几声。坐在昏黄灯光前的三名地下党员马上噤了声，有人快速吹灭了灯，拔出手枪。

灯灭的同时，破窗声声，枪声大作……

回到保密站，戴天明走进卫生间，用水冲了一下手上的伤口，然后趴在水管子上将自己的头发淋湿。他慢慢抬起头，看着镜子中的自己。突然，镜子渐渐模糊起来，那名死在刑讯室的地下党员恐怖的眼睛、天府东路三名党员中枪倒下的情形突然呈现在镜中……

一阵小解声音过后，卫生间里间传来电讯组长冯严顺和行动组长沈腾的对话。

“我说沈组长，以后你们干完活儿能不回站里吗？浑身都是血，看着惨得慌，我们电讯组又经常加夜班，猛一撞见能把人吓个半死。”

“这可不能怪我，要怪得怪那些杀不完拿不净的共党。”

“你小子杀了那么多人，小心遭报应。”

“你们这些搞电台的哪知道我们这些使枪人的乐趣。不瞒你说，我要是半个月见不着血，我这浑身都不自在。”

一名特务匆忙跑进卫生间里间，向冯严顺报告：“冯组长，那部电台又出来活动了，大概的活动范围已经确定。”

“准备测向台，马上出发。”冯严顺立即命令。

冯严顺和沈腾走出卫生间，戴天明赶紧埋头洗脸。沈腾转过身，瞥了一眼戴天明手上的伤口：“怎么，受伤了？”

“没事儿。”戴天明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走廊里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，戴天明看到沈腾已走远，慢慢靠近窗口，发现楼下一辆电台测向车开出了保密站大门。

电台测向车没有开车灯。冯严顺带着耳机，一边仔细辨听着时强时弱的电波，一边用手指挥汽车行进方向。

戴天明从保密站追了出来，远远尾随在电台侧向车后面。

电台测向车在燕巢酒店大门口停了下来。这时，尚九城也来到了燕巢酒店门口。

尚九城听完冯严顺的汇报，兴奋地问道：“你确定吗？”

冯严顺肯定地点头：“确定，共党的电台一定就在这座宾馆里。”

尚九城命令道：“派人守住门口，你带人跟我进去！”

两名特务把守在门口，尚九城带着冯严顺和一名特务进入了燕巢酒店。

看着这一切，戴天明背靠在一棵大树后面，双眉紧锁。

尚九城和一名持枪的特务守在楼梯口。冯严顺拿着一个住宿登记表和一串钥匙悄悄跑过来，兴奋地说：“站长，一楼没人住，二楼住宿的人也不多，总共四个：一个军官，一个记者，一对夫妻。钥匙都在这儿。”

尚九城沉思片刻，十分坚定地说：“记者那间！”

顾小磊浑然不觉，正在紧张地收报，滴答滴答的声音响个不停。

房间门把手在轻轻转动，门慢慢开了。尚九城、冯严顺等三人悄悄走进屋内。

戴天明实在想不出好的办法来警示顾小磊，只好冒着被暴露的危险对天鸣枪示警。顾小磊听到外面的枪声，觉得情况有些异常，迅速转身拔枪，却发现尚九城的枪口正瞄准了自己。

三声枪响，顾小磊顺着衣柜滑坐在地，胸前一片血迹。

买完夜宵刚刚回来的尚月桥听到屋内沉闷的枪声，内心一惊，手中的夜宵和鲜花脱落一地。尚月桥疯狂地跑进屋内，发现顾小磊倒在血泊中。

“小磊，小磊！”尚月桥惊恐地喊着。

尚九城看着女儿尚月桥悲伤的样子，很是诧异。

“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”尚月桥扑在顾小磊的身上，眼含泪花，然后

抬起头大声质问尚九城。

尚九城拉开衣柜的门，一部电台显现：“月桥，你看。”

“爸爸，他是我的男朋友啊！他还活着，赶紧送他去医院！”尚月桥捡起顾小磊的手枪，指着冯严顺和另一个特务，歇斯底里地大喊：“送他去医院！”

尚九城看到女儿疯狂的样子，连忙吩咐冯严顺：“快，你们两个送他去医院。”

冯严顺和另一名特务将顾小磊抬出房间，尚月桥追到门口，被尚九城一把抓了回来。尚月桥转过身，将枪对准了尚九城，尚月桥焦躁地吼道：“放开！”

尚九城看着女儿，也吼了起来：“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共产党！”

“啊——”尚月桥大喊一声，同时对着天花板连开数枪，晕倒在地。

“月桥，月桥！”尚九城抱起女儿，走出大门，直奔自己的汽车。

尚九城吩咐司机胖奎和两名特务去医院照看女儿，然后转过身上了一辆测向车。测向车向梧桐林驶去。

“他差点害死我的女儿，我要亲手埋了他。”尚九城怒气冲冲，然后转过脸看着冯严顺，“听到刚才那第一声枪响了吗？”

“听到了，好像是在宾馆外面打的。”冯严顺不敢怠慢，立即回应。

尚九城瞪着一双大眼，看着车窗外，思索着是谁开的这一枪。

一路颠簸，电台测向车驶进了梧桐林。

冯严顺和另一名特务忙着挖墓穴。尚九城用毛巾擦了一把面颊的汗水，扫了一眼奄奄一息的顾小磊。

过了一阵儿，两把铁锹扔出墓穴，冯严顺和另外一名特务爬了出来。尚九城挥挥手，冯严顺和另一名特务将顾小磊扔进墓穴。

泥土慢慢将尸体覆盖。尚九城伸手拔出了冯严顺的手枪，对准另一个特务就是一枪，特务一头栽进墓穴。

冯严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，战战兢兢地说：“站长……”

尚九城故作轻松地说：“一块儿埋，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尚九城的女儿和共产党有瓜葛。”

把手枪放回冯严顺的枪套，尚九城捡起铁锹，准备铲土。冯严顺突然“扑通”跪倒在地，恐慌地说：“站长，我发誓，我会把这件事儿烂到肚子里。”

“起来吧！你和他不一样，你是我的心腹，可他只是一个低级特工，嘴巴还很碎。”

“对，对，我嘴严，谢谢站长，谢谢站长。”冯严顺听到尚九城这样说，连忙磕头感谢尚九城不杀之恩。

冯严顺战战兢兢地站起来，一边往墓穴里掘土，一边不时瞄着心狠手辣的

尚九城。

尚九城瞥了一眼冯严顺，催促说：“赶紧干活，别总看我。一会儿咱们还要回宾馆一趟，出来的时候太匆忙，共党留下的电台都没有拿。”

从梧桐林回到燕巢酒店 302 房间，冯严顺打开衣柜搜索顾小磊抄录的电码，搜索了半天，却什么也没有发现。

冯严顺立即回报：“站长，除了电台什么都没有。”

尚九城从衣兜里掏出抄有电码的稿纸，递给冯严顺：“在这儿，你马上翻译。”

“现在？”冯严顺有些吃惊。

“对，现在。”尚九城的口气不容质疑。

冯严顺仔细地看电码，有些为难地抬起头：“站长，这份密电我暂时还破译不了，我得回去慢慢研究一下。”

尚九城掏出手枪对准了冯严顺。

“站长，我行的，我可以破译这份电报。”

“我相信你能破译。”

冯严顺浑身颤抖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：“站长，您别吓唬我，您不是说不杀我吗？我不会说出去的，我这人嘴严，我知道您不想杀我，您要想杀我您在梧桐林就可以把我杀了。”

“在梧桐林杀你，名不正言不顺，在这儿杀你，你是因公殉职。”尚九城满脸冰冷。

“站长，您不能杀我啊。您要杀了我，依梅可怎么办？她可是您的干女儿啊！”冯严顺似乎要哭了出来。

“你放心，我会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对她的。”尚九城话音未落，砰砰砰！枪响了。

不死鸟拿着蜡烛，和司令员、政委仔细地查看地图。他用手指着容城炮台的位置说：“容城炮台是容城守军的火力支撑点，也是我军渡江的最大威胁，必须要把它拔掉。”

电报员单晓楠拿着一份电报匆匆跑到不死鸟跟前。

不死鸟看到单晓楠满脸阴云，急忙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风标同志刚刚来电。他说，他在给风笛发报的时候，风笛突然中止了联系。”

“一定是出事了，赶紧给风标发报，让他中止和风笛的一切联系。”

单晓楠答应着，退了出去。

不死鸟对政委说：“情况很危急，马上给我准备一条船，我要连夜过江。”

尚九城一脸怒色地回到保密站，刚推开办公室的门，发现女儿面色苍白，坐在椅子上呆呆地看着自己。尚九城连忙走向前，关心地问：“月桥，不是送你去医院了吗？你没事儿吧？”

“我没事。你们把他怎么样了？”尚月桥不安地问。

“还没到医院，就已经不行了。”

“他现在在哪儿？我要看看他。”

“已经派人安葬了。”

听到这个消息，尚月桥疯了似的冲向门外，被尚九城一把拦了下来。

“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！”尚月桥吼道。

尚九城抬手就给了女儿一个嘴巴，尚月桥呆呆地愣住了。

尚月桥怒目而视：“你敢打我？”

尚九城神情严肃，口气强硬地说：“月桥，他是共产党！你知道吗？你和他在一起就是通共。保密站站长的女儿通共，这样的后果你想过没有？半个月前，我就让你去旧金山找你妈妈，你为什么不去？还把一个共党分子带到我眼皮底下来了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尚月桥流着泪，伤心地说：“他骗了我，可是我不恨他，因为我爱他。”

将女儿搂在怀里，尚九城故作愧疚地说：“对不起，爸爸不知道他是你的朋友，爸爸不是故意的。”

尚月桥推开尚九城，朝门口走去。